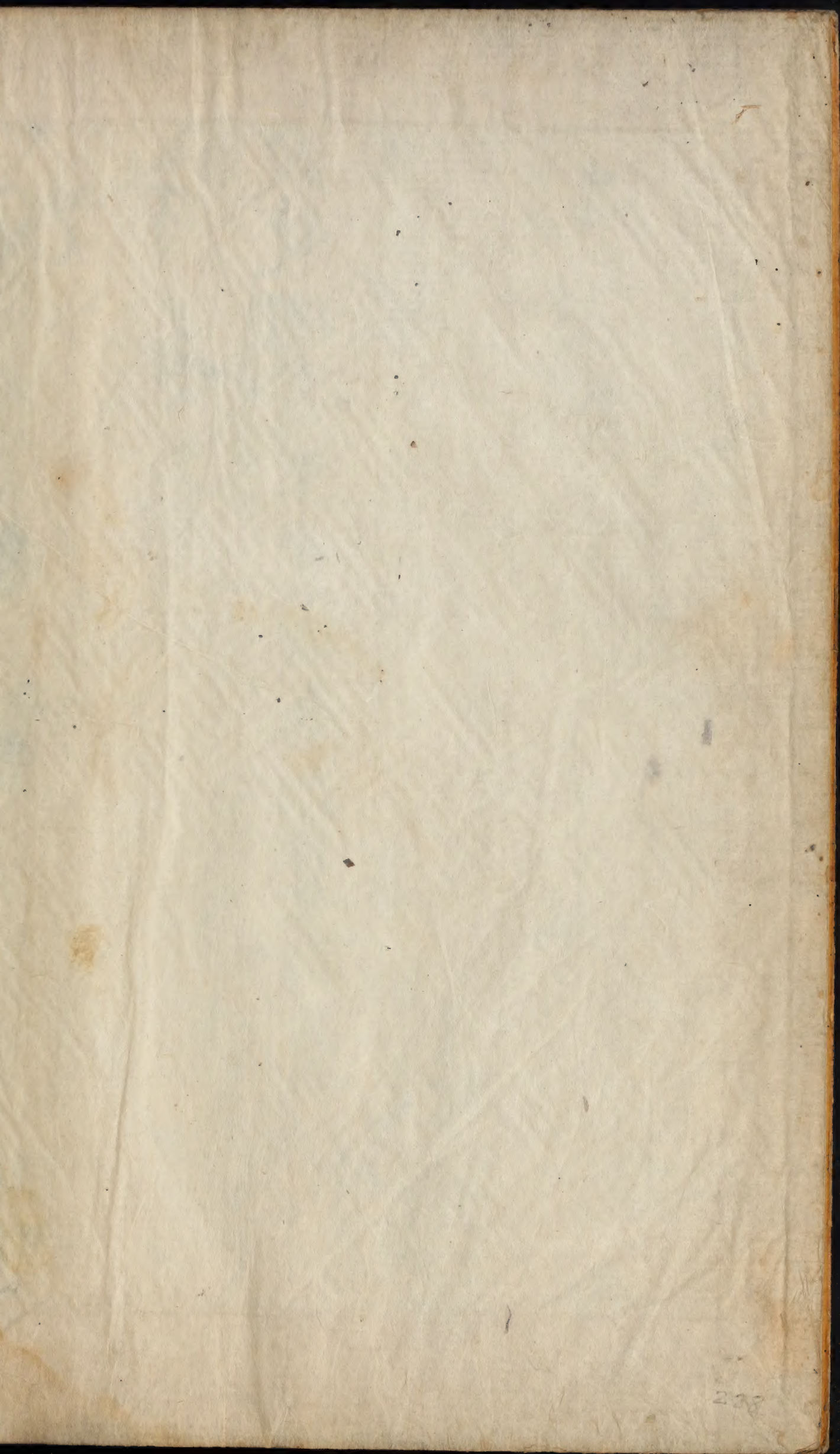


甲辰
己未
丙子
丁丑
戊寅

國記



聖上三十年甲戌

四月庚辰朔

二十七日中增廣會試二等第之名癸酉臘月二十五日加上 肅廟
尊号曰裕謨永運洪仁峻德 仁敬王后曰宣穆 仁顯王后曰
洙聖 大王大妃曰永福二十七日陳 賀以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設新
慶科增廣三月初三日設初試二日考官朱判韓翼暮春議
趙載敏王堂李垺洪梓余赴初五日中場呈伏羲羣臣頌出
資神明生著表初七日赴終場呈方圓策十五日榜出余以終
場見奉今日二十一日設會試考官朱判南有容李日濟沈星鎮
俞最基朱議安允弼司果李宜哲黃最彦余赴初場呈周
孝子討誥命之辭不及紂武庚事表二十三日赴終場呈渾天儀策

二十七日早朝榜出以表叅第五名

一等三人

教官洪樂命父象漢

幼學鄭國臣父宗仁

郡守李吉輔父正臣

二等七人

進士梁周翊父命辰

前縣令尹

進士李弘濟父宇龍

縣令徐命膺父宗玉

縣監李福源父喆輔

進士金著考父光進生父光運

幼學任一源父鏡旻

三等三十人

幼學朴宗彥父萬挺

進士韓東攝父範箕

別提李命啓父洙

幼學趙武範父以進

生負李一曾父得春

通德洪日恒父莞

幼學尹蒼東父得敏

幼學安鼎大父世德

都事洪名漢父景輔
直長洪宗海父啓佐
通德姜浩溥父錫圭
進士李昌燮父 奎
幼學趙錫愚父時經
前縣監李著建父箕昌
通德李敬玉父海老
幼學李 穰父濟時
僉正徐宗浹父文澤 未及殿試而沒
生負柳東賓父宗垣
正即韓師直父配淵生父配厚

通德金和中父元泰生父聖泰

進士黃鱗采父檄

幼學朴重慶父成德

進士李宗明父載春

生負金夢華父裕壽

通德安杓父宗海

生負李冕徽父廷澤

生負李恒祚父必運

進士南碩老父命新

生負李世演父晏憲

生負申景濬父洙

柳獻納 健

宋橫城文載

尹持平得兩

李注書聖圭

李承旨景祚

改名景祐

李校理得宗

李判書益炆

鄭注書光漢

曹叅判命采

沈正言 鏡

安叅議 集

鄭校理純儉

鄭司諫光震

改名光忠

吳司果彦賓

元判書景夏

李正言基敬

具正郎允鉦來見 景中兄再來

二十八日

權左尹一衡

洪判書鳳漢

李叅議夏宗

改名萬宗

趙承旨載敏

沈注書昺之

元注書仁孫

李察訪興宗

宋承旨昌明

鄭正言尚淳

李正言雋徽

洪司書良漢

具持平壽國來見

二十九日

韓承旨光會

李判書喆輔來見

閏四月庚戌朔

初一日

大諫族兄

鄭正言昌聖

李鍾城師祚

洪正言隣漢

鄭三陟夏彦

趙正郎宗瀛

李校理重祚

改名重祐

鄭正言 樛

李注書正吾

韓叅議光肇來見

初二日

沈叅判星鎮

曹獻納允濟

李承旨應協

李持平 堉

朴江東弼遠

改名弼達

韓叅判翼暮

沈司諫 塏

金司書時默來見

初三日

親臨殿試榜

甲科三人

洪宗海

姜浩溥

尹

乙科七人

韓師直

李一曾

李蒼建

金蒼耆

李冕徽

李福源

李宗明

丙科三十人

洪名漢

通李溟運

父永祿
癸酉柑製

徐命膺

李吉輔

洪日恒

李昌燮

柳東賓

李弘濟

洪樂命

韓東楬

李敬玉

金夢華

李命啓

黃鱗采

李恒祚

安鼎大

朴重慶

安杓

趙武範

李穰

尹蒼東

趙錫愚

南碩老

李世演

鄭國臣

金和中

梁周翊

朴宗彦

申景濤

任一源

親臨春塘臺設殿試考官判書李鼎輔參判南有容吳遂
采參議韓光肇

御題本朝廟堂

臣請嚴科制心士習幾曉赴呈券後不許先出與徐君受李
士中塹于青陽門內樹蔭取食午飯時出還徐參議志修洪涯
書請輔未待少頃試官韓子始承旨韓文升送傳探花消息

親臨新恩政事吏曹參判趙明履參議徐志修開政

典籍單洪宗海

內膳主簿單金柏齡

上文武科壯元

濟用直書單姜浩溥

文科甲科第二人

前縣令尹東暹今加通政

文科甲科第三人依法典陞堂

司正河龍珠

金聖致

學武科甲科第二三人

典籍洪宗海今加通政堂科前資窮依法典陞資

初四

洪判書象漢

李佐即運海

李注書徽中來見

行宗會于下宅士安子安景寬來見晚歸

初五日

李判書春躋

趙正言台祥

李佐即昌任

趙校理 憲

鄭承旨弘淳

邊佐即致明

朴正言師訥來見

初六日

趙判書榮國

徐判書命彬

李康津顯祚

權注書 綱

吳叅判遂采來見

有小酌細樂

李判書益炰

徐叅議志修

宋承旨昌明

鄭承旨弘淳

李承旨景祚

鄭注書光漢

李校理重祚

韓叅議光肇

洪正言良漢

尹持平得兩

宋橫城文載

鄭司諫光震

李注書聖圭

暨景中兄來話

初七日

尹龍岡得養

具正即允鉦

李叅判宗白

洪叅知鏡輔來見

初八日

李持平翼元

初九日

南校理泰會來見

時季父居惠即自惠局設饌有樂吳叅判遂采

仁平君李普赫

朴正民秀

具正即允鉦

尹龍岡得養

尹持平得兩

李高山昌元

韓山大諫監司三族兄來會

初十日

洪承旨樂性

具判尹宅奎

洪叅議重一

成承旨天柱

南先達玉來見

十一日辰時

親臨明政殿放榜放榜後命以次陞殿甲科三人先陞進伏

上曰爾等今已出身且至陞資將何以事君乎洪宗海對曰臣知忠孝二字願以忠事君姜浩溥對曰臣有九十老母願以事母者事君

上曰其言質實也又教曰尹東暹汝如何對曰小臣才學鹵莽他無以報國傳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請以勿欺二字自勉上曰勿欺字頗殊常其指如何對曰欲隨事盡分無所欺隱之意也上曰然是泛論之言也爾是尹東星之兄予不須多問而聊以云々也仍命舉首卽鞠躬舉面上曰尹東星甚弱而此則精緊不弱矣以次退出

十二日雨冒雨早入闕中謝恩于仁政殿月廊是日上將幸毓祥宮自闕中直往鍾街一榜成班祇迎上住輦命還宮時勿為祇迎

十三日謁聖坐神門外班列一邊人以李同年薦建之曾叅金範甲疏沮其謁聖予獨爭其不可李終徑出余曰金疏爲斯文也卽吾家事今不可送李而獨叅不入殿庭而出

十四日以付汝軍

五月己卯朔

初旨除令知中樞兵部李昌誼以初九肅清
十日以降下沛夫人教旨

六月己酉朔

初一日改題三臺主面

初三日政除平山府使吏判洪啓禧改

初旨肅拜

初旨見李領相天輔金左相尚魯

初旨見洪吏判洪禧金領府在魯趙吏朱明履

初旨造趙左相載浩未過見俞判府拓基

初旨朝見李承旨昌壽飯後與第性景中見必持性南分等財

惟

十一日見洪禮判家澤趙永積榮國郊副字輩良

十一日見李判書春陽

十音見趙完伯雲達

十旨 李父自惠局誤餉于三清洞小倉占第居住李判書普

赫李承旨景祚核理重祚及李章祚旨此李李高山昌元核
允韓山及景中氏移姓正言光暹云云

十旨見李左判詰輔金安邊尚詰趙右相載浩沈司諫墩趙

楊為載敏尹文學得雨

十九日見李領相見李刑判鼎輔

二十日見金判將聖應具憲光允明申持平大脩沈耆憲景鎮俞
獻納漢蕭洪工判重徵權掌令基彦南大練泰溫

廿一日李判書益知洪修撰名澤徐佐郎今有來見

廿二日新朝歸跡見李判書益知飯後李判書去跡由正言

昌任李佐郎著連劄司徐光憲韓承旨光肇李判詰捕

李司諫壻李文化廷煜李金堤宗德李佐郎基敬李仁平普

赫來見

廿三日李承旨景祚校理重祚金安邊尚誥呂居津善應趙

楊為哉敏李兵判昌誼成清風天柱李高山昌元沈正言鏡浩

正言良澤來見京中元早來終日

廿四日早苦雨紅李君奎煥孟君泚粥從紅為祭外舅臺由東郊

作紅中火樓院少憩楊所喜抵坡所喜下

廿五日早朝紅祭以恭不憩北津中火長湍見李判府宗城于松川

喜接松京

廿七日午驟雨早焚中火于新金川松茂邑雨止總舊金川晴時到
平山馬堂院舊宿趙東晉陞本道兵使先已來待交龜溪以公
禮見兵使送新金則仍留宿于馬院

七月戊寅朔

初一日行謹 賜札謁 鄉校仍用生數舍名月廿八九連以國
忌不得開生也

初一日受金川兼府

初四日往太白山城回軍罷拜申北平鐵像

初十日為正 命為海州約四十里中火屯之 酒幕又行三
里宿洛井

十百午晡兩晚飯約四千里飯于石灘冒雨約五千里中火鵲
川約五里暮抵海州宿東城分

十一百朝正 今見監司朴相德

十三日晚飯于鵲川中火石灘宿溫井

十四日朝飯約十里到葛山村入宗人東鳴家宗人十餘人
玄美齊行千里中火酒缸洞約三千里赴鄉

十九日監司為迎瀋陽回安使約將往金川故往溫井迎之
二十日曉先監司赴金川迎上使俞判府拓基見沈書此
鋪送之使赴海州余以耆老負先使約赴右午後使約到
府

廿日朝隨使約中火葱嶺李信川吉輔沈遂安敬沈龜山解以支

待使紹之來待矣午後又隨使紹到瑞興金郊察訪安所時以夫
馬差負同行矣瑞興主倅尹得興在趙裁寧肇進亦來矣
廿二日使言差負落後故差者善校所
廿七日白川郡守沈師周以反庫差負來反庫

八月戊申朔

初四冒見家書以初二日卯時得男子

初七日金川倅在京進以封庫事曉往金川封邑庫還到
舊邑封司倉昏後差役三更到官

九月丁丑朔

初五日金川新倅到任至邑兵府

初七日監司之紹將到往溫井迎之

初八日雨隨監司至官

初九日監司留後白日塲占棋樗枰察訪李得一參考

初十日朝巡監司

十一日誤白日塲

十五日鳳山甘棠坊有寇檢事若以歷入峰峴浮石處見碣石已浮出矣宿于咸亭山之師襄洞是夜雷電雨雹

十六日朝出後行四十里秣馬棋樗枰村察訪李得一出見以友及門二十里到甘棠坊亦屯村檢屍後是夜若宿于樵構

十七日朝出後中失于所襄洞約五十里暮到水廿七日性金河回推仍及庫喜之志主伴如錫者也

十月丙午朔

十一日晡後迎回意瀋湯丈以習操期若性樸樸按宿家岩
十二日朝發到樵梅教場海州徐魯佺瑞興尹清興金川鄭
錫耆察訪李降一皆以習操乞去

十三日初營將私操晡晡時兵使趙東晉來以軍札也
十四日集操鍊

十五日朝見兵使余先為中火象義初更到鄉

十六日暮兵使到本府

十七日朝送兵使

十八日送由北無送費以壯

廿一日午而雪早發系口中火金川見主伴傳兵符宿松家

廿一日發傳言裝到長湍東方欲以朝乞而裝秣馬坡所宿亭
高湯

廿二日曉雨黎明而裝由彰義門入到家
廿三日送病狀

十一月丙子朔

初六日送再次病狀
十二日罷狀來

十二月乙巳朔

十三日平山新府史李景春病
許廷重記印信是日因歲杪
叙用板政付可直

廿六日差永寧殿差李亨薦俎官受誓戒于禮曹

廿首入巡水抄啓中兵判洪家澤也
著朝集肄儀

聖上三十一年乙亥

正月乙亥朔

初一日夕齋宿于洞中間舍

初二日朝詣闕隨香詣享所

初三日卒事而退

十五日蚤入叅賀班 上率東宮百官陳賀于 東朝也

二十三日入闕受牌直宿一所巡廳翌朝納牌出

十八日上謁 光陵翌日廻駕

十九日與弟往宋士安家同景中兄及徐一之徐君受尹潤卿具

體仁出東郊延 大駕還

二十日以湖南掛書之變 親鞫罪人尹志等

廿三日逆賊夏徵李伏誅

廿四日以獻陵寒食享官蚤入受香

廿五日行惠即發前往葛阡行節祀

廿六日朝率地士徐禧修見彌助峴所占山飯後發行見邑內山地宿板橋

廿七日蚤發還京

三月甲戌朔

初一日間以追討陳䟽事縉紳會于李台益炘宅午後往赴輿聞䟽事未成而罷

初三日曉景中兄坐徐君受所治䟽相速往叅之午後景中兄及徐一之李聖魯來會以待批下

副司直李裕身尹東度徐志修李得宗李重祚府使趙
載敏副司直尹東暹前正鄭純儉校理尹得兩副司果徐
命膺鄭尚淳徐有良申應顥佐郎李壽勛等上疏

伏以亂逆之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其所由來漸矣是故春秋懲
畏必先於首惡大易深戒尤謹於履霜治逆而不治其本則
無以惧亂賊而折奸萌也審矣雖以今日徵志之凶逆言之懲
志之逆謀不始於懲志而宗始於明彥就商至於彥商之凶謀則
宗由耆輝等倡之於前鏡夢輩繼之於後繆結醞釀馴致戍
申之亂至於今日之逆變而極矣今懲志雖已伏法而若不探其
本泝其源以嚴誅討之義則亂賊何所知惧奸萌何以逆折乎
日昨大僚之請宗為一立之公議而尺聽數日迄未聞有處分

此臣等所以抑鬱憂歎相率齊籲竊庶幾揮廓乾斷夫
允羣請者也至若三司合辭之尚此斬允錫恒官爵之既削
還復輿情久而愈宛伏乞深留聖意亟賜處分立萬代
之君綱正一國之刑典千萬幸甚臣等治跡將上之際得伏聞
俄於帳殿特降處分前後諸賊次第就法王章自此少伸此
誠宗社臣民之幸而第明彥父子獨漏於懲討之典天網
太恢三尺不嚴揆以邦憲寧有是理臣等謂明彥夏宅一併施
以大逆之律斷不可已也臣等無任云々

批卷覽爾等之章一隅海東乾坤復明所陳者業已處分而夏
宅亦已允臺請矣明彥事其陳洞然依施焉

初八日出崇禮門外祇迎大駕朝上幸東宮御崇禮門樓百官

序立泣斬逆賊光哲

志子也

于青坡前路聞

動駕出崇禮門外

大駕已到未及叅序立班還宮時只祇迎

十五日有扈衛宮城之命

十七日往闕外依幕幕還自去月廿日以後逐日親鞫而因扈衛之舉朝紳齊會于闕下也

十八日往來依幕

廿日徹扈衛

三十日罷親鞫

四月初一日甲辰朔

十三日自朝兩達夜大雨雷電晚叅太廟親祭晚後叅賀班上以討逆事將親告太廟十二日駕詣太廟十三日行告祭

辰時詣毓祥宮午時還宮御明政殿受百官賀赦中外
十百叅祭班與景中兄終日徐一之依命暮宿中部洞閣舍
四更入陪祭因隨駕毓祥宮午隨駕到廟冒雨叅賀班
廿百除判決事

廿三日家第奉嶺南暗行之命出東門暮暫出見

廿四謝恩暮出往十里家第依命留宿翌朝歸來

廿六入府開坐

三十日室病涉疑慈闈率兒輩移寓于洞中韓山族兄家

五月甲戌朔

初一日入明日試官望承牌詣闕暮還出

初二日親臨春塘臺設討逆庭試取李時敏等十一人今日

病人發汗余亦會于寓所

初三日親鞠罪人沈鼎行以昨日場中作函書之變也初四日鼎行伏誅

初四日以健元陵端午獻官受香出翌日即還

初六日午出崇禮門參百官序立班二更還宮後罷歸上御崇禮門樓百官序立于門外命訓練大將汪斬罪人~~尹~~患~~金~~耀采耀白子蓮池邊獻誠

十三日參親臨頒教于明政殿庭

十六日夜有承旨特除之命承牌入南于內司僕親鞠帳殿仍入侍徹夜是日筵中上日尹東遷方在京乎承旨李景祚曰方為判決事在京矣傳曰承旨鄭光忠

大司諫除授問郎元仁孫持平除授先入侍後謝恩承旨有
闕代尹東遷除授仍為牌招時都承旨金善行左李景祚左
李得宗左副蔡濟恭右副南泰會

十七日在直終日帳殿夜深罷歸院

十八日朝時暮雨辰時隨駕帳殿四更罷歸院

十九日雨辰時隨駕帳殿夜罷歸院是日蔡濟恭病遘前
問郎李永輝代之余陞右副謝恩

二十日雨未時隨駕帳殿達夜來時罪人致雲申拿來郎臨

帳殿終日徹夜訊問始頗抵賴終吐兇言有同不道之說上

涕泣駭惋教曰此是維賢一心腸也入侍諸臣莫不驚痛請即時

正法自有待朝南門殿座之命是日金善行李永輝有世嫌兩適

鄭弘淳為都吳彦儒為左副僚序降余還同副謝恩

廿一日雨朝明陪駕崇禮門已時陪還帳殿暮罷歸院日出時
自帳殿直為勳駕御崇禮門樓上罪人致雲加刑問其餘黨罪
人前以~~如~~壽垣~~因~~錐趙載敏為其同心腸至是又以~~李~~巨源納招
命百官序立于門外車載罪人斬于蓮池北岸肢解後尚伏
其屍懸首于竿緣坐等事以達迨例施行又上罪人~~李~~世鉉
~~曰~~善餘~~曰~~瑞五~~曰~~商楫車載斬于蓮池西岸已時還宮直
御帳殿下教曰李公胤事諸臣有知者乎大臣以下對以未能
詳知上曰甲辰皇兄大漸時予蒼黃入侍于卧内俯伏涕泣
出于屏外執都提調李光佐之手曰此將奈何其時公胤亦在於
屏後見予即起出而閉戶高聲曰雖然當為之事則能為之
此言指斥予也其兇悖如是且其人以儒為名者能解醫術召

入藥院為人狂悖庶率議藥之際全不致慎皇兄患候之暴
重案由於公胤連用寒涼峻劑之致予案痛恨而伊時只從薄
竄到今大行懲討之時此人之罪不可不追正諸臣齊對不可不
快正王法命追施逢律日暮罷歸本院

廿二日雨巳時陪到帳殿夜罷歸院

廿三日雨辰時陪到帳殿夜罷歸院

廿四日朝曉暮雨辰時陪到帳殿夜罷歸院

廿五日朝陰暮晴卯時陪到帳殿暮命諸罪人下本府上召

賤臣教曰近日有何疏章八小朝者乎對曰有六人陳書而皆

是辭職甚堂臣朴弘雋有言事書矣上曰持來臣持入仍命
讀奏每讀一節連下教怪之曰此欲問吾父子決非等閑言事

之意也。命書傳教曰：今覽朴弘雋上書誠意流通合為一體等句語與鼎行匿名書相符。此今日臣子所敢萌於心而形諸章奏者乎？既與鼎行之書脈絡相貫，已涉陰譎而末梢結後事，雖與上款事差間，與鼎行書意符合，不可尋常處之。令該府即為設鞫舉行。

廿六日辰時陪往帳殿，午有大諫除。命先入侍申時，親鞫姑罷。是朝罪人錮以護送遲晚，命只誅其身罪人處分時兩司適小退。傳曰：莫重鞫因處分有朦然之事，執義宋德中罷職大司諫鄭光忠勘處之時，不為入侍適差。上曰：吏房承旨與吏判來判義禁申晚，以吏判進前。上曰：同副承旨已通清乎？對曰：姑未也。命都承旨書傳教曰：大司諫有關代同副承旨尹東暹除。

授先入侍後甫拜臣東還聞命退伏堂諫座即趨進榻前陳
所懷左相金尚書判禁申晚齊聲曰才承諫命即陳所懷可
謂能職矣所懷曰護送遲晚罪人鑑其陰慘情節綻露無餘
而及其承款之際至謂以壽垣亮言不為大送而垣許以精誠末乃以與
壽垣同歸為樂其陰兇叵測有浮於壽垣而畢竟勘律止於護
送王章太屈輿憤未伸請護送罪人鑑亟令王府依大送律舉
行上曰所奏誠是而既已處分有難更改矣不從又教曰臺言
則是當然之義我而予有所顧念處不得允從矣小臣又奏曰臣俄
以送鑑亟施當律事仰陳所懷矣以既已處分不蒙允許
聖意所存臣非不知而三尺至嚴不宜撓屈罪人鑑大送之律斷
不可已也請令王府即為舉行上曰更為執奏意亦是笑而已

諭矣不從仍教曰此等所懷出朝紙乎承旨曰然矣上曰此
所懷并出兩段可也小臣退伏上朴弘雋訊問傳曰罪人朴弘雋上
書中二句語隱然符合於鼎行因測不道書中語故設鞫嚴
問此則渠終始不服以亂言犯上自服宜施一律而觀其為人不
無叅酌之道特為減等巨濟府島配東邊又陳所懷罪人朴
弘雋上書句語極為駭悖帳殿供辭又多謬妄渠既以亂
言犯上遲晚雖以聖上好生之德特貸一律論其罪犯不可島配
而止請巨濟府島配罪人朴弘雋亟施荐棘之律上曰誠是矣
依啓晡時親鞫姑罷謝恩而退

廿七日晴朝詣闕下午後八侍帳殿暮避嫌遮歸因臺啓罷
職入侍帳殿正言鄭光漢上劄請遂錮施大逆律請金績熙

設鞫嚴問請增孥籍事也上命承旨讀奏仍命書批
答左相及判義禁進言甚臺臣之請是矣臣等於此事案有
未能爭執之罪矣東邊趨進曰臣以此事昨陳所懷而言辭短
拙未蒙俞音至今慚悚而臺劄又如此惶恐更達矣夫鑑之
罪為大違者三以戊申兇言不以為違則是大違也謂不知壽
垣之為違則是大違也以與壽垣同歸為樂則是大違也有一於
此當施大違之律而況三罪萃於一身者乎鑑若不施大違之
律則國無法也上嘿然良久命書批答而準所請至增事
不許東邊又進曰崧縑之獄增案為本而崧縑既施大違之
律增獨病死於海島而尚追王章國家刑典豈不倒置之甚
乎伏願并允其請上曰臺臣之言豈不甚是哉予所難從心

有所不忍也宜止之東遷又進曰茲事之尚今斬允雖出惇
宗之至德而三尺至嚴亦非殿下所得以私者增若不加違
律則是國無法也伏乞斷以大義亟降處分上笑曰予非臺
臣之言為非也既諭予意第姑止之命大臣兩司前進教曰尹
尚益尚浩兄弟既無情節一向加刑如何左相曰雖無所犯豈
可遽議停刑乎東遷曰渠輩以遽為父以定為叔以夏徵
為舅其兇言陰謀決無不知之理豈可以數次刑訊取服乎
上曰所奏然矣是日罪人金正履引靈城君朴文秀及他十餘人
金吾郎五六人併出兩司未及知發捕者為某都承旨鄭弘淳曰朴文
秀之名屢出賊招而聖上每加寬貸必受誣引之招今者正履之招辭更
為深緊而未有發捕之命則兩司宜耶爭請而泯嘿無言
極為非矣不可以循例請推而止宜有處分矣上曰然矣大司

諫尹東暹掌令朴起采所懷郎者知申以名出賊招者兩司
不為請拿大加非作罪人發捕事甚嚴秘臣等未及聞知果
不能登時爭請昏謬溺職之失無以自解請 命適斥臣等
之職 上曰依啓兩司引避後 傳曰同副承旨俞彦民大司諫除
授同郎徐命膺執義除授先入侍後謝恩大司諫俞彦民執
義徐命膺所懷罪人朴文秀之名屢出於前後諸賊之招今
日鞫囚所引尤為深緊而未有發捕之命則入侍兩司宜即
請拿而矇然退出終無一言大失執法之義其在嚴鞫體厲
臺體之道不可因其避辭循例適差而止請前大司諫尹東
暹前掌令朴起采並罷職不叙 上曰依啓

六月癸卯朔

初日上幸松峴宮夜有特叙之命三更特除禮曹叅議進
于行在謝恩是日小朝歲杪不下叙令申時上幸松峴章
陵本宮時羅人學處絞後增墾並拏籍仁嬪祠宇將自垣日
家移奉于松峴宮仍有封園之舉暮傳曰前大司諫尹東
暹前掌令朴起采並叙用傳曰其重奉審尚今遲滯事
之寒心莫此為甚當該禮官並罷職傳曰禮判有關代右叅
贊李鼎輔除授叅判有關代右尹宋秀衡除授叅議有
關代前薇垣長尹東暹除授先察職後謝恩即進于松峴
行在所與判書謝恩叅告由親祭辰時隨駕入闕謝恩
三殿而出去夜上仁嬪謚號曰敬惠宮曰儲慶園曰順康仍設
都監

初四上書引前事辭職

伏以上穹默佑天鑑赫臨兇魁賊孽次第就戮竊窻既
破根柢永杜神人之憤自此少洩宗社之幸曷有其極第惟
我大朝靜攝之中親臨帳殿今閱累朝臣民集慮不可形
喻念臣以常調蔭吏倖叨晚第既蒞材識又乏跼踐向叨
隸院之除已多澆濫之惧不意旬望之間特旨恩授至再至
三居然廁清朝法從之列噫自古人臣之遭遇盛際荐被登
拔者率皆資歷既久望實俱優有足以稱上簡而允物情
未有以新進空疎無一寸長而驟被誤恩如臣之為者也臣
誠驚隕惶感措躬無所顧何敢徒恃寵靈冒沒承當不
顧人器之不相稱也哉只緣前後叨被皆值臨時副急逃遁無

地有命輒膺真若固有之物其唐突之罪無所逃而至若日
昨春曹之命乃在縮伏訟罪之中則其不可以半夜輒出而為
國仍蹲冒之計也決矣蓋臣向自候院陪列忽承諫者移
除願以鈍滯生疎之蹤猝當倉卒嚴急之際未及周旋自速
臺議其時委折略悉於帳殿引避之辭而薄罰譴罷不
足塞罪追尤數愆歷累日而靡措今何敢以已經勘叙稍改
職名有所自恕晏然就列以益其放恣無忌之罪哉寵命頻
繁感激之忱雖坊廛隅亦重去就之節難苟揆公揣義彌坊
循墻之懇茲敢不避斧鉞之誅仰首嚙號於貳極之下伏乞
睿慈俯垂諒察亟令鑄削臣官銜仍治臣瀆猥之罪以靖私
公以嚴公紀不勝幸甚臣無所屏營析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覽書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十二日與叅判八侍崇文堂有禮堂八侍之命時判書李鼎

輔以都監堂上在順康園役所只與叅判宋秀衡八侍以

仁嬪母弟金公諒曾為宦者勲臣養玄孫事有若干下

教

十三日自四更雨下夜八侍崇文堂黎明退出傳曰甲申年合

櫛傳教

仁嬪考贈領相夫人合櫛時事也

使金聲五持八

贈領相奉祀孫

既已下批

是日午已五特除

引見聲金知也

日雖暮使之甫謝八侍都監堂上及禮官編次人同為

入侍

聲五方住城外不得入侍之意微稟

判書自園所未還叅判病東還獨為承

命二更到關外待留門即入直詣閣外都監堂上兵判洪鳳

漢御制衣編次人刑判趙明履同入對崇文堂承旨洪名漢

翰林權穎李世演方已入侍都監堂上戶判李喆輔進後侍

命編次人前進製衣儲慶宮告由祭文李淑儀贈慶嬪林黃

致祭文贈領相墓致祭文李夫人贈領相繼夫人墓致祭文

製衣贈領相祭文時命並祭田夫人贈領相前夫人趙明履曰田夫人於順

康園為前母今不當並祭李喆輔曰其言是也洪鳳漢曰刑

判言是矣而其在從厚之道並祭無妨也上曰禮官之意何

如東暹曰祀典體重與私家廟祭不同不可行之於祭之可不祭亦

可之地也昔商人祭簡狄周人祭姜嫄各祭其所生也假令順

康園在世祭其考墳則當並祭而今日賜祭是推及於順

康園之所生則恐不當並祭也明履言似是也上曰彼論精

矣仍命只祭贈領相墓御製衣訖上問祭酉冬南

廟加上尊號親行時前一日有告祭乎無乎東邊對曰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駕幸太廟只行望廟禮二十六日子時上冊寶丑時行親祭癸酉七月毓祥宮親行上冊印時前一日先編親行告由祭矣上曰今番儲慶宮亦只行望廟禮前一日告由祭置之上冊印以今月二十二日進定承旨曰禮官多有及時舉行事使之先退何如上曰先退可也退出東方已明矣

十九日時：兩下午後同叅判八侍通明殿傳曰都監堂上一人禮堂使之來承旨八侍：時二十一日午日祭報府上謚時所用官案持入政院啓曰都監堂上李喆輔禮堂宋秀衡尹東暹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八侍于熙仁門禮房承

旨李昌壽檢閱權類李世演假汪書池應龍戶曹判書
李喆輔禮曹叅判宋秀衡叅議尹東暹入侍于通明殿
以都監事下詢于戶判後上曰昨刑判入侍以田夫人致
祭事更言曰伊時以田夫人認以為贈領相之前母而有所仰
達者矣追聞其不然乃於順康園為前妣云然則祭之為當
云予則以既已有定而置之矣其言如何禮曹叅議達之
臣對曰臣於伊日既承下詢故敢以淺見仰對未知於礼果
如何而趙明履之以為錯認者可怪矣上笑曰似有非之
論故強為此說也上曰以贈領相夫人合櫛位次事欲有
下詢于禮官者矣李夫人之為繼室與副室既無文籍
而昔年西學洞諸人增墜兄弟也以為明是副室而仁廟特命以

繼室禮合櫬云予亦信以為然矣今番命以李夫人為元配
陞之田夫人之上者蓋慮日後金轂五輦更有後言欲快正
其名重其位序矣向見聲五所上甲申季 贈貞敬夫人
教旨二張則田李兩夫人一時並 贈然則可為李夫人之為
繼室而非為副室之明證也既是繼室則元配繼配尊卑
無差不必易其位次矣今若欲更易其位次則無大段掣
碍之端否宋秀衡曰 聖教至當繼室元配既無尊卑之
差則易其先後之序實為未安矣 上曰叅議達之東還
對曰頃日 傳教之下小臣欲有所陳達而不敢矣今承 下教
誠多幸矣蓋大夫士之有前後室者苟以禮聘之則雖三室
四室均為齊體初無絲毫降貶於初室矣其合櫬也後室

居前室之下者非貶而降之也其序則然也今李夫人雖如
傳者之言以副室而陞為繼室廟中位序宜在田夫人之下
況今贈夫人教旨足為其為繼室之證則尤宜循序順祔
然後名正言順無惑於後人之耳目矣今乃突然陞祔於
初室之上於李夫人不加尊而徒致後人之惑乃反為累於
順康園矣順康尊靈亦豈不悶然不自安乎今若為文
告由而正其位序則似無大段未安之慮矣 下詢大臣而處
之似好矣 上曰當更商而為之仍語及人家譜係 上亦詢入
侍諸臣承旨戶判禮參以次仰對 上曰禮部議達之東還對
曰小臣是坡平之尹以高麗太祖開國功臣莘達為始祖於臣
身為二十七世矣 上曰自始祖連尋代序乎對曰然矣 上曰古

家遠族也承旨曰我國大姓家教不多而與麗朝並世不失譜係而傳至今日者不過數三家而坡平之尹尤其最盛者也上曰族譜幾卷對曰十七卷也上曰大家也

廿日

雨淫終日達夜

明日將親上儲慶宮冊卽午駕詣儲慶宮陪駕參

望廟禮仍留依幕王世子隨駕展拜後先為回駕

廿日或雨或止子時親上冊卽丑時行親祭未時還駕展拜

毓祥宮戌時歷臨孝章懿昭廟三更還宮櫛宮見儲慶

宮同詣孝章懿昭廟隨大駕還宮自四更陪祭終日陪從

四更還家

廿三朝乍雨晡時雨王世子率百官陳賀于明政殿早八關

關中監進方物午參賀班而歸

廿五日行樂生取才坐于掌樂院鄭僉正光謙同叅季父
與鄭叅判光忠臨觀午後聞太廟有奉審事進往

宗廟與李提調益炆同審

廿六日食時暴雨午復然以順康園垓子正界事將出園所早
入關中與李畿伯宗白下直還家朝食而發午到園所與李
楊牧重祚同館而住金左相尚魯洪兵判鳳漢以都監堂上方
在彼矣

廿七日雨淫終日達夜朝與兵判畿伯楊牧冒大雨上主峯緣左
麓而下定界

廿八日朝緣右麓而下定界與畿伯還發晡後到關烽時甫
拜坐政院鍾時注書出來傳八侍之命即入于崇文堂承旨

沈鏞檢閱權穎李世演假注書池應龍禮曹叅判宋秀衡已
先入侍矣秀衡先退上教曰坡子何以定界東暹對曰圖形以
來矣上曰進之展覽而教曰書啓讀之讀奏訖上曰進前指
告東暹伏指畫仰對上曰內青龍為坡子也對曰以地勢之觀
則信城君墓當入坡內而伏聞信城君墓勿入坡內之教故不
得已以內青龍為界矣上曰以青龍山脊為界乎對曰奉
仁寺既是本園願堂不可出之坡外故以青龍外平地為限矣
洞口宋姓人家亦有勿入坡內之教以宋家離外為界頗苦艱
矣上曰宋家有旋門矣對曰有烈女門矣上曰是兩班乎對曰
云是兩班矣上曰主峯後果與光陵上相望乎對曰臣等
臣等上山之日適值雨注昏冥故未能瞻望而聞守護軍所言

果與相望云矣既是陵所案山則不可鑿坡故只定界限以
主峯下平地為限矣上曰去光陵坡子幾許對曰三里許云矣
上曰慶嬪墓是園所白虎也對曰為外白虎也京畿監司與楊州牧
使上慶嬪墓碑閣基趾看審時亦參見臣蓋其地形難便僅能定得
於墓山穴端稍左去墳墓四十五步地亦不洽當矣上曰如何對曰
本山穴形高而狹狀如冬仙穴上則初無可論立閣處故初就墳基
左邊微砂上擬議而非但地勢高低相懸且甚隱僻登此出者或
有未易知其有御筆表石之慮故不得已就穴前平地占基矣
上曰狀如丁字閣矣對曰視墳墓梢就左邊差異於丁字閣只據
矣上曰然則今其地勢見之者可知其為慶嬪墓表石邪對
曰雖低高不適坐於墓前未見碑閣然既立於慶嬪墓前則亦豈

有不知之慮乎仍曰大臣兵判之意則皆以為此便是無主之山今此
追贈碑皆是特恩事宜立碑於墳墓近地以表之今後人見而
易知為好碑閣則勿違亦無妨云而京畿監司則以為既有成命
不可不違閣今方經紀矣上曰然矣且此山既無主張守護之
人今雖違閣歲月稍久閣屋頽圯而未能修補則所見不似其所
以重御筆者反歸於不敬閣則勿違好也然則穴上有可以立碑之
地耶對曰穴形頗長豈無可立之處乎上曰舊表石書之云何對
曰淑儀全義李氏之墓云矣上曰舊石物不可遷動太近則易
有震驚之慮就長明燈外正中稍開而立碑使與舊表石相當
為好矣又教曰人家立墓碑處所不一其規矣對曰多因地形之
故墓前及左右不同矣命書傳教仍下教曰此則大畧下教

而禮官出去言于畿伯使之隨地之宜立之而既在穴上則去墳墓稍間亦無妨矣此意詳傳可也

七月癸酉朔

初日上謁太廟陪駕參望廟禮以十一室主櫝補漆事入侍于廟中率畫負點漆午陪駕還

初四日自朝至食時大雨夜又雨以大祭犧牲看品事往來典牲署本署元提調景夏同參

初九日以康陵石物塗灰事出往本曹正郎吳得良從

初十日仰時始役辰時竣事午後復命

十九日以秋曹律學試才同刑曹鄭參判光忠開座軍器寺廿八日自暮雨至曉以儲慶宮奉安事暮駕幸儲慶宮陪

往宿依幕

廿九日曉參告由親祭仰時奉安後參慰安親祭午後陪駕毓祥宮三更還宮

八月壬寅朔

初四日上幸順康園田獵時親臨閱武三更還宮曉祇送午後出興作門外祇迎入參問安三更還

初五日參羽音問安

初六日以昭寧園莎草修改事下直出往

初七日辰時始役竣事還發哺時復命入侍暮退

十二日以貞陵忌辰享官受香出去明朝入來

十三日移除大司諫

十六日以守令署經及兩司處置有召牌不進

十七日詣闕違牌

十八日詣闕違牌

十九日北使入京上親送于西郊曉出門外祇迎

廿日駕幸館所

廿三日陳辭書承答

伏以臣以晚第新進才極陋劣前後踐歷固非僥濫而至於
言責之任則尤萬不近似矣向日諫者恩除遽下於帳
殿昵侍之際義重沐浴不遑辭共遂未免冒沒輒應而
顛沛立至今進訟臺端一步自此永劃期守量入之戒庶
免不衷之刺不意迺者除命復降臣聞命驚惑莫省

攸措反覆揣量終不敢視以宿跡而抗顏進身以自喪其廉愧
也不得不冒死游違惟大何是俟日昨大朝罪諫院之教至
為嚴重罷拿之罰只及僚臺而臣獨無事國家刑政何所
駁也天駕言戒未克趨陪邑守多滯而未即署經若
論其罪臣實為首而伊日召牌偶未及臣終使僚臺獨當
嚴譴臣心惶慙當如何哉臣與僚臣罪負既均而一則繫滯
於狴狴一則呼唱於臺垣臣雖不足自恤清朝法從之列夫豈
容如此無恥之人乎臣之去就於是乎益決矣而會值清齋無
路籲號兩日渙漑羞愧欲死今始畧控首罪之章仰申同罰
之懇伏乞 卹下亟令下臣司敗與僚臣同勘罪戾不勝幸甚
廿日以武試而監試牌出承入謝恩初昏點之直留門而出

廿七日早詣武庫開場試官左尹韓翼暮言御將鄭繼述振
戎使李章吾掌正趙重襖振都金鍾英訓判鄭重周執
義徐分有同周旋伊後連日早性晚歸

九月壬申朔

初一日 季父將赴清州任所朝拜送行次仍性減而晚歸伊
後連日性本

初五日早性減而晚歸夜政除承旨李濟宗亦同時受 點左李
永暉右李濟宗左副金尚書右副蔡濟某金右副所

初六日朝承旨入肅中退

初七日曉仕直宿回金左相尚魯李戶判詰補入侍崇文堂鍾
時退

初旨任直署進政歷年議朴相德獨政

初旨任直

初旨二三更雷電雨午小朝持公事入署與左令左副令入署
成周即退晡時奉東宮手書傳給于李領相天輔口外以任久偕
入止于梨峴依幕手書又降奉傳而偕入之曉鐘矣

十日申退

十日曉仕仍直

十日未大朝詔日問安伊後連直

十九日在直回金領府在魯元知事累及入侍常文堂領府
事問候訖仍進曰臣奉養老耄甚不能照管文字自速重
罪而薄寵未幾恩叙遽降感激惶慄宜即趨謝而病

勢沈重遷就

至今

史官儼臨久稽荒村亦甚惶恐強病入城伏聞

日昨左相以纂修事有所仰達而繼伏聞科次入侍重臣

謂臣與元景夏議論携貳云：故臣今日強病入南矣此下以今

番亂逆事略有上下酬酢而不甚關緊元曰昭鑑纂修事臣

請自初仰陳矣致雲正法後父子相逢於二日不見之餘臣聞凶逆

情節之如何臣子仁孫垂涕曰亂逆何代無之豈有如此賊之窮

凶極惡者乎俄在帳殿聽其凶言恨不以一刀割食其肉使聖

上親臨門樓此臣之罪也云：翌日徐命膺居在洞內入關之路

歷入臣家与仁孫相議陳劄之事而其議則首出於仁孫矣二人

來問於臣曰今此亂逆專由於義理晦塞人心陷溺之致欲作通

文字俾一世洞知義理源頭辟破亂逆之根柢云：故臣果以為好二

人郎為聯名呈劄伊後臣謂臣之子曰吾既不与知汝湏代余鎮
日仕進盡心為之聞諸堂中趙仲禮明履字於此事有血誠甚平正
云汝湏盡心同議為之渠亦以趙明履為賢堂郎相得善為編
修矣伊後臣乞暇省墓臣子亦為求差寧陵祭典祀官仍留臣
所及其上來則趙明履亦奉命西出矣渠失同事之堂上且緣臣
病不為仕進故其後纂修事漠然不知而或傳與前本多有
差異處云矣其後臣見右相趙載浩右相出示小紙乃列錄今番
亂賊伏法諸逆及連坐之類其數為五百餘矣上曰今番死
者誠多矣豈若是其多乎領府曰果然矣元曰右相曰此輩則
皆是凶逆大慙而自干天殊者國事誠幸矣若深思遠慮則
皆是世族大家非常漢之比廢族之漸多豈不可慮乎聞近以纂

修事人心多有疑懼云此事若不善成則元仁孫父不得辭其責矣
上笑曰其言則果是矣又教曰規模似稍變矣未知~~以~~啓禧之見
然耶元曰臣謂右相曰大監言非矣既有都提與諸堂其善不善
責有所歸矣豈可歸咎於陳劄憲臣之父乎云臣謂右相曰趙
仲禮誠貴矣為國有血誠立論平正矣蓋臣之本意此冊子出後
義理大明而景廟陟降之靈亦悅豫於上然後方可謂善成
矣且以惡遂正法則不必延及多人為好之意父子相遠矣上曰
是矣元曰李成中趙榮國鄭翬良諸人若出一言則必歸之
於護遂故不為議論上笑曰此則然矣元又曰徐宗伋以親山
崩頽出去南有容以病不來其何以為之乎領曰堂郎數多故
辭說甚多矣元仁孫所見之說有曲折仁孫見~~以~~啓禧有

論甲戌南九萬辛巳崔錫鼎之事矣小臣以為此冊直入者輝則突然無來歷矣為殿下既為此文則其積漸來歷必當沂

論矣以故領相與諸堂各出草

昭鑑總論
草也

而諸議皆以臣所

出本為簡精欲用臣本而臣本則多採諸堂之草而成書矣

趙榮國諸見皆同而李成中之所見尤為明白痛快矣上曰

此文則吾不見之矣然自古莽卓懿溫何必有粗迷之論乎凶逆

輦自做凶言矣領曰積漸所由來然矣捨此則決不成書矣元

曰仁孫見○啓禧而來曰洪言如此而以年少後輦不敢與長

者爭論云臣曰吾意所本不可如此甚遠今番亂逆豈可屬

之南柳乎云矣領曰臣亦非以南柳為逆比如聖學之差之毫釐其

流之為異端矣元曰過矣臣亦以南九萬為得罪名義我而豈可

以為達乎 上曰慈聖當教以已已人雖無狀渠輩非自入云此
教誠然矣今何可追提領曰如業同者南柳諸人必欲活之次
次層激至於者輝豈無所自來乎 上曰此與辱以鏡黨之意
同矣向者嶺伎之讀邦憲以拜憲者豈不可笑乎嶺南自有主
人而渠皆欲驅之於達矣元曰今番嶺南人處分誠好矣不然
幾乎弃一道矣其下教若有俯鑑者其中申敬日本名即思默
也與達閔坊親其兄八勘亂錄渠即改名此乃網漏之人也
領曰其父必与受學於先正臣宋時烈以禮論諺於嶺人矣元
曰名出賊招矣 上曰四堂梅吾亦見之矣 上曰都監堂上元景夏
似當入之矣領曰重臣嚴於體例間難於坐次右相亦挽之故不
入矣元曰非以右相言不為也其答札云不待所教此台則已不入

矣云、矣臣於達儲代理有苦心矣先臣以為此是國家大事不可不
詳記以資後覽收取其時所聞成一冊子不幸甲辰家失火為
回祿所燼矣頃旦往墓舍適見故紙於舊篋乃故相臣金昌集
達儲時所記也臣每以為景廟固心之友東朝至德當予
孝悌必當贊揚而故相之所記極其詳備且載領春秋館此
亦可謂史筆矣臣故持來矣上命出之仍命讀之元讀迄
上曰其時予心塞矣今聞此更覺心驚矣彼集儼犇不智予
心豈不痛甚乎上謂領曰敕草持來乎領曰持來矣自袖出
之命承旨讀之中間逐段上或曰此則不然矣或曰太甚矣
雖無南柳豈無此事至贊毓祥宮事上曰吾不喜聞此
等言矣贊揚先親之言人子豈不樂聞而以平日謙德推

之此等言予猶聞之不樂矣勿為好矣予真情厭之矣讀迄上曰

大體是矣可謂盛水不漏矣然太過矣予當親自照管矣柳南

豈造成今日乎領曰非為南柳造成汴其本則不得不然矣

上曰無風可不激浪予雖衰當鎮風波矣若有儲慶宮太

所下教之慮則下教即慮有違尊不可歸拜聖后矣今若又如

此則無以歸拜皇兄雖無元景夏予當拔之矣陰陽之言祥輒

也官非不然矣亦不欲其闡揚只闡揚慈聖至仁景廟至德好矣提論若

欲詳備則延及者少多矣領曰明其本根然後可以成書矣上

曰此有逼處矣元曰然矣上曰予已慮來頭有何光景矣欲

引元景夏使之同為矣元曰小臣國恩罔極豈可避此事乎且

此等處父子無相避矣上曰過處當與卿同為之矣領曰若

無源頭便是無頭之書小臣不可當矣。上曰與卿幾年調劑而今反如此乎。領曰臣非為黨論體段不得不然矣。元曰小臣一生苦心在討逆曾以白望金省行事仰達而大臣則猶以省行孫當以故相後錄用不可以省行孫錄用云。矣。今大臣以去就爭之而小臣所見參差臣若於此時應命則大臣之所執者名義我而臣將與之為對頭矣。豈不負初心乎。領曰領相既與臣同而右相姑不見冊子至於諸堂所見皆同而臣書曰中和泥挖水兩句語用李成中草矣。元曰不必曰李曰趙只可以大体論之矣。上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予當為提裁官書成後末稍駁厘正則在余矣。元曰小臣父子無可以報國恩自上既欲親為駁厘正則臣敢不奉承乎。且趙明履使之催促上來與之同事好矣。上命書傳教。

二十日在直李得宗呈遞俞漢黃為同副余陞右副

廿日夜雨在直

廿日親臨明政殿月臺頒教余以東宮陪從叅申退

廿日承牌入院申退

廿四日曉入申退

廿五日朝雨晚雷電雨至夜親臨春塘臺設封園科取沈履之等十五人余留院朝敦諭金領府在魯歸院二更退

廿六日夜大雷電雨曉入叅問安申退

廿七日上將親行太廟春享今日四更親臨誓戒于明政殿二更赴留門入叅誓戒還出宿關外

廿八日曉入申退

廿九日夜雨曉入申退

十月辛丑朔

初一日曉入申退

初二日直宿至初四日連直

初五日駕詣太廟行親祭明日還宮余留院不隨駕

初六日在直至明日

初八日夜雨朝退

初九日右承旨金尚耆病薨蔡陞右僉陞左副

初十日夕宿貞洞

十一日曉隨外柱引行到光熙門而還

十二日終日微雨暮注下

十音早入直宿入侍崇文堂李領相天輔元知事景夏趙
提學明履持闡義我昭鑑草本同入罷後李應教惟秀
尹教理學于東持詩傳唐風入侍余讀叔聊綢繆二章鍾
時退

十四日出直迴哭外姑反魂于弘濟院

十五日十六日曉入中退

十七日入直暮起以席吏判申晚也十八十九連直

二十日左右呈遞鄭彥德代之詔令序陞余為左副中丞

廿一日告病不入直

廿二日曉入直宿

廿三日午雷電雨電中時親收太僕按授書批語駕幸豹

二更就寢

廿四日晚入巳時活生帳殿四更就寢中占李石宋詰捕鄭
刑朱光惠入侍照取卷退坐晚鐘後又以承旨入侍少頃更而
門出少憩待漏院門開急入

廿五日巳時活生帳殿中末就寢蔡左丞相情勢迫洪名澤代
右海余陞右丞相恩出

廿六日晚入未時活生帳殿徹夜罪人權郡以大逆伏誅

廿七日就寢活生帳殿中末就寢事收殺急就寢直宿

廿八日申退

廿九日大雷告終不入

今月初三日占俞回西漢蕭聯名書

伏以臣等俱以無似忝居司喉之地職負惟允居常愧懼
即以憲單捧入事甚臺議峻發長僚以此不安至有陳書
自引之舉夫辭單進退雖云專聽於長僚臣等同在一
院既皆與聞則何可諉以非其該掌而獨自晏然乎
茲敢聯控短章仰請 威罰伏願並逸臣等之職以謝
其議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十月庚午朔

初一日子入中區二日子入直宿李乃宿於左三日子入中區
初四日子入直宿以初六日收 耽行 毓祥宮時享也
初五日辰時陪駕詣 毓祥宮四更陪過 耽行
初六日申時 庭宿歷收 李章聽昭廟二更入朝未回安

丙午

初七日承解入院直宿八日申巳

初九日不入申巳

初十日不入李領相天輔金左相尚魯李左判詰輔申巳
十一日洪兵判恩降入侍衛文堂申巳

十一日承解入院直十二日申巳十三日休吏

十四日又吏 洪名降以狀休吏 是日詹儀代為左金降左
副者令休吏李昌壽代

十五日不入直宿 十六日在直 十七日申巳

十八日不入申巳 十九日不入直宿

二十日集冬至同安申巳

廿百子入申也 廿二日子入申也 廿三日子入申也

廿百五目式暇

廿百子入直宿 廿百連直

廿百子出 廿百式暇

三百上中夜雪下中夜雨路上冰消人馬不得接足子以肩輿入
右相趙我浩四度呈教有承台教諭之 令製達教諭未
以達之退生漏院二更生清三更歸

十二月庚子朔

初百子入申也

初百 朕修明政殿賜柑儒生子入既入侍 於連之歸

上御明政殿 賜柑儒生既入連 上曰掌議誰也左承旨

吳彥儒出問以趙昌達李俊祥仰對 上曰幾年苦心今
年乃遂今日臨殿賜柑意蓋有在則掌議一循前規今日
諸臣若此而何顏請賀乎予不覺代羞大司成俞最基
罷職東一房掌議停舉 上曰諸臣雖喙長三尺要不得
以請停請賀矣向謂告厥成功今日龍門決矣朝鮮豈
一邊之朝鮮乎予將向日陳章叟告子 其殿而燒火若以
此等事要為請賀予當往子松峴宮矣東暹曰此是本
少儒生輩所為事甚微細大本既正則此等處自當漸
化一朝一夕何可盡無痕跡乎 上曰承旨亦非矣一朝一夕
之云是何言也承旨遽差○初四日藥房入侍 上曰尹東
暹一朝一夕之言甚非矣知之以泯然純粹可笑何可曰一朝一

夕云乎甚非矣都承旨吳彥儒曰臣等亦在院中責之渠亦以為辭不達之意之致自知其失言矣寧有他意乎上曰東遷為人甚善矣故欲為人事上而然矣嘿而伏之豈不可乎○初吾騎判洪鳳漢禮判李鼎輔儒臣侍上曰互對亦有跡今審則雖不得不如是而此後則惟才取人可也李鼎輔曰若如前日則士子輩必有爭端而今乃如此可見世道之有異於前矣洪鳳漢曰前日則士子輩各有所秉執故如彼矣今則無此故能如是矣下教之前不能早為如是者不過因循之致非有所慳惜而然也尹東遷所謂一朝一夕者意正指此而語未暢矣尹東遷為人甚雅精豈有他意乎右副承旨俞漢蕭曰伊

日聖教過中至有尹東暹遠差之命非有為儒生營
護之意只欲以此等事不必過費聲氣之意仰達而奏
達之際辭不達意雖有一朝一夕之云豈有他意乎上曰
然矣尹東暹自是精詳之人其言則似如是矣漢書曰
聖教至當尹東暹之為人極精詳不易得之人也○丙子
二月十八日藥房入侍傳曰奉旨下教之後孰復敢為營護
而噫大官為已張皇儒臣為黨營護憲臣為瞻雜附
承旨難嘿敢護而不知輕重已涉非也噫頃者尹東暹
之特遠下教若何則此非此之比也噫上奏下布受号之後
海東臣子復有舊習而其敢曰今日下教可感豚魚從今
以後孰敢復為云果若其言今番頒教視若例套乎事

之寒心莫此為甚此等止月縈不可不嚴飭承旨俞彥國
先遣差至水府使除授使之待朝辭朝同日四更上於
真殿席藁時上曰李彥衡所謂公議者何也二人皆現
身条也此豈現身之時鄭昌聖是先漢之姪故予意以
為不然而乃為非情之言甚非矣俞彥國亦非矣此與
尹東遷一朝一夕之言同矣

廿九日差明陵享官受香出去

聖上三十二年丙子

正月己巳朔

初一日夜大雪行祀即還某日 上親上太王太妃殿徽号曰隆
化 幸毓祥宮加上謚曰徽德行親祭還臨勤政殿舊基受
尊號曰體天達極聖功神化之聖 還宮後百官進中宮殿
尊號曰康宣

初三日參賀班是日 上御明政殿受群官賀

廿八日夜除驪州牧使曉入下直是夜驪州暗行御史洪淳海
入侍牧使鄭夏彥 命先罷後拿其代郎爲擇擬給馬
下送王叟吏判申晚口傳政旨擬驪牧受 點李景祐洪宗
海爲副末美吏判促令謝恩故朝明甫謝仍爲下直而出以

病未克登途

二月己亥朔

初一日曉發中火南漢見留守李台昌諷至慶安遶馬宿
昆池峴

初二日早發飯于利川見主倅金熙熙大午後到官次

初三日風時下雪陰竹守李瑞彪亦以驪州兼任時別還
事拿處故往陰竹封庫

初四日早發還官

初六日陰竹印符來到

初八日風大寒出齋鄉校行釋菜

十三日從享兩宋子文廟

十六日以 英陵忌辰祭官飯後往齋所行事早返齋郎
李聖中朴益齡也楊根侔俞彥鉉龍仁侔趙漢弼為
賓謁也午後還送陰竹印符

十八日朝騎舟發京行宿楊根邑底

十九日早發宿廣津

二十日早發泊舟壽縣島午前到家：弟以玉堂違牌昨暮
就理有過今朝切律之教

廿日朝廷 命見監司李台宗白歸路見吏判申晚

廿四日奉祠宇及慈駕盡挈眷屬早出壽縣島乘舟抵宿
溪陰鷗湖岳翁亦同舟而行

廿五日陰暮夜雨早發宿之水頭村舍

廿六日上臨大學子視學子早發宿驪州境內仰德村舍
廿七日試士早發晡時到衙歷見洪汝川益夫于梨浦
三月己巳朔

初五日雲密雨交下早發省掃之行飯于利川阻雨接
宿陽智邑內

初六時雨雲交飛早發到山下行節祀仍留宿

初七日設尊號慶科進試初試早發飯于陽智林馬利川暮達
衙

初九日暮監司巡到

初十日朝送監司

十五日進試親臨殿試

廿音見差 英陵忌辰獻官飯後入齋參奉朴益齡
洪相宜大祝奉常奉事崔昌國資者砥平縣監李
剛中謁者陰竹縣監李叙中

廿四日朝歸歷見寧陵郎辛宅寧

四月戊戌朔

二十日与叔爲寧陵郎昨日到齋來話終日
廿日校理來會

五月戊辰朔

初四日雨終日至夜半而止以 英陵獻官入齋左通礼
鄭廣運爲大祝砥平陰升爲資謁

初五日行事後歷 寧陵見与叔而歸

六月丁酉朔

十五日午暫雨行忌祀校理以彌善承 召還京

十七日殿最以躬行田野勸課不怠爲目

二十日雷電雨行忌祀

廿二日時雨飛飯後以檢屍事往占梁面元亨里趙彬妻檢屍後暮乘舟還發朝明達衙

七月丁卯朔

初八日親臨春塘臺設耆老科文武舉子季六十以上許赴文用李等六人

廿一日午乘舟發京行一百里抵牛川宿于舟次

廿二日朝食時入城見聖受闡今早直明將發往清道官次

廿日雨見聖受以其女喪昨日不果發也夕往宿貞
洞參明日常事

三十日時：雨下飯後出弘濟院餽植蔗事仍宿依
幕幕見監司于弘濟院依幕

八月丁酉朔

初一日 上幸明陵 東宮隨駕曉祇送而歸晡後
又出祇迎王復隨駕後入來朝校理發往衙中

初二日見李台士得

初三日朝見監司

初四日時：雨下朝發行還衙与叔入直之行偕發柳友
聖原及曹掞定振同行乘舟于豆毛浦抵宿屯之

初五日宿大灘

初六日暮達衛鄭時晦亦來待矣

初八日校理與鄭時晦向四郡

十四日入齋英寢砥平及陽智倅尹昌厓為資謁齋
郎洪相宜俞彦容也

十五日雨行祀朝還

廿日達宿雨注陰升倅來同推

廿一日與叔與素院還京曹倅亦行

廿二日雨終日校理還歸

廿五日季父自清州將奔歸行駕厯臨

廿七日自曉雨至午校理侍季父乘舟還京

十九日陰升倅來宿爲待忠原行也

九月丙寅朔

初一日暮忠原倅洪鑑輔舟行來到與陰升會宿
初二日雨兩倅罷還

初六日鄭台聖錫爲畿伯故以相避遽任今日奉桴乘
舟發抵宿楊根邑內

初七日朝發烽時到家

十日修送重記于新官南正五

十一日親臨受賀于明政殿上候平復參賀班

十七日雨下伯姑母在玉果衙以卒日下世今日訃
至往哭于駱洞虛位

二十四日朝往駱洞過成服

國九月丙申朔

初一日少雨別湖南伯李台德翁于折橋見鄭聖錫
台見箕伯趙台土亭暮還

初三日別箕伯于雇馬房

初九日朝國鄭妹在清衙以初七日不起

十五日過成服

十五日與弟見擬試望承牌入關俱受 點宿東所

廿六日 上候平復慶科 親臨春塘甚終日

帳殿烽時罷退出殿策用鄭遠達等八人

十月乙丑朔

初日行案會于家中

其日校理有特叙入侍之命仍受封書而出于南門外依幕往見留宿

其日朝見校理發行

十月甲午朔

其日東宮順經痘患今日撥議藥廳

十月甲子朔

十九日參東宮痘患平復陳賀

聖上三十三季丁丑

正月癸巳朔

初三日 上謁 太廟永禧殿儲慶毓祥宮歷臨主第

十一日曉松兒納幣禮朝請中兄作賓行三加午行婚禮

十三日行新婦禮

十六日參明政殿朝參

十八日家第復命

廿日 駕幸日城主第

廿四日飛雪 駕幸日城主第

二月癸亥朔

十四日朝闈 中宮殿患候暴重往關外終日承候

十五日往 闕外晡後 中宮殿昇遐暮參哭班而歸夜
上臨吊日城尉鄭致遠喪

十六日終日午闕牛參龍衣小斂哭班

十七日入闕參哭班

十九日自夜兩終日入闕參大斂入擇官哭班三匝又歸

二十日入闕參成服哭班而歸百官齋衰不杖其

廿日議大行王后謚曰貞聖陵曰弘陵殿曰徽寧

三月壬辰朔

初三百官公除服色生布帽袍帶笄俱易白布 大朝進
見着烏帽烏角帶

初五日 殿下公除

十五日夜有承旨降命

傳曰此時承旨不可不備承旨

有關代尹東暹除授牌招察任

十六日承牌詣闕陳書承答

伏以上天弗弔坤聖禮陟崩隕之痛率普同情伏惟

邸下存思出天哀慕罔極曷可堪任迺者東朝愆候

積日彌留上下集迫之餘幸賴神明之佑謏奏乃瘳之慶

臣民忭幸又不可名喻臣於杜門屏伏之中忽伏承銀臺

特授臣誠惴惴感激不省攸措召牌之下宜即跼蹐趨承

而念臣前幸待罪見職目見泮儒被罪聖責切峻竊以

耿耿之忱偶有率尔之奏而辭語素鈍意旨未暢自速

譴遠蒼黃迸出至今追思惶兢無地今奉新除之命益切

舊愆之訟願何可自諉以時日之稍久而揚冒進以重唐
突之罪哉茲敢不避煩猥之誅仰暴危蹙之情伏乞 聖明
亟令鑄逋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答曰

十七日早入南謝八直以徐迥修事連下 嚴教聞有露坐
之舉諸承旨請對不許晚同提護使都監堂上入侍齋
殿○都金相奭左元仁孫左副洪麟漢右副李顯重同
副金監大順房

十九日早仕申退

二十日早仕申退

廿一日早宿

廿日陰霏巳時退

廿三日早仕元仁孫金器大遼具允明爲左韓光會爲左副順
房

廿四日直宿洪麟漢遼李奎采爲左具爲右余爲左副韓右
副李顯重同副順房

廿六日早仕 慈殿憲候大漸聞自 上露坐永慕堂遼諸
承旨時原任大臣藥房八侍懇請陞堂上涕泣不聽廟
社祈禱八來復命因請陞堂諸臣退巳時 大王大妃

昇遐于永慕堂

廿七日行龍衣小歛並直

廿八日並直

廿九日並直

三十日入梓宮並直

四月壬戌朔

初百成服受齊衰暮季衰申退

初百議大行王太妃謚曰仁元徽号曰定懿章穆殿號曰
孝昭早仕賓廳從權啓辭再啓本院一啓夜允從

初百早仕直

初百早仕申退

初百早仕申退

初百早仕直夜同總護使都監禮判入侍于通明殯殿廬
次

初七日早仕

初八日早仕直

初九日早仕同編次人李喆輔入侍廬次

初十日早仕直

十一日早仕

十二日早仕

十三日早仕

十四日早仕直

十五日小朝公除殷奠問安同大臣備堂入對玉華堂

小朝廬次

十六日早仕小殯殿結果問安申退

十七日病以大臣因院吏事与右与左副聯書

十八日朝書批下午承牌入直

十九日早仕申退

二十日承牌入直

廿一日早仕

廿二日早仕直

廿三日早仕

廿四日早仕

廿五日早仕直

廿六日雨早仕

廿七日 殿下公除承牌入申退

廿日早仕

廿九日早仕

小朝次對入對

五月辛卯朔

初一日早仕

初二日早仕直

初三日仍直

初四日早仕同大臣備堂入侍于通明殿東月廊小殿上哭

移時屢請止哭備局諸宰多有國恤後初入者故自上哭

而見之也仍

命書綸音屢百言幾畢

上顧大臣曰此承

宣異於其弟極安靜矣左相全尚魯對曰然矣甚是沈靜

安詳矣書畢退出

初五日早仕

初六日病隨牌陳書受由李顯重特遠韓光肇病遠趙
瞰為左金鑒大為同副李与具次降余為右副

漸益

伏以臣之老母篤衰癯病長在床席春夏以來斷藥區
區私懇實無離側從仕之勢而官在夙夜時值哀疚抑
情行公且已兩朝矣乃於昨夜臣母所患似癰之証挾食重
發漚泄兼苦冷汗如瀉不受水 省覺昏：終朝藥餌
未見分效此固臣母三十年痼疾而精耗氣萎症形轉鉅
目下諸節有不可責瘳於時日之間者臣方左右將掖集
迫因措今日朝坐遂未仕進而 召牌之下又不得為顛倒
承乏之計分義虧缺罪合重誅伏乞 睿慈俯憐臣切

急之情將臣見職即行鑄遠仍治逋慢之罪以肅法紀以優
救護不勝幸甚

答曰覽書具悉尔其勿辭救護母病

初七日具左令病遠魏昌祖為右副

初九日朝承牌八同藥房入診開城留守京兆堂上入侍

是朝都令李之億遠趙明鼎為右趙暉陞都李奎

朱陞左

初十日早仕小朝次對入對

十一日早仕

十二日早仕直

十三日早仕輿士大將都監堂上提護使入侍

十四日早仕左承旨李奎來遠金始煥為左副余陞右為
戶房謝恩

十五日早仕參 孝昭殯殿啟奠申退後有祈雨三角之
命承牌八關受香烽時到白岳絕頂祭所

十六日行事還家承 牌入直

十七日申退

十八日雨午前注下午後洒病不仕進

十九日雨早仕申退以祈雨得雨有半熟鳥之賜

二十日早仕參勳府進香申退

廿日 上貞聖王回國山初度習儀早仕以因山時 東宮陪
從參習儀至銅峴而罷

廿一日早仕

廿二日再度參再度習儀至銅峴而罷

廿三日早仕

廿四日早仕

廿五日早仕

廿六日三度早仕參習儀至迎恩門還至殯殿閣外而罷

廿七日贈大行王后謚貞聖早仕

大行王妃改銘旌後問安

廿八日早仕直

廿九日早仕

三十日早仕

六日辛酉朔

初日早仕參孝昭殯殿初奠

初旨早仕並直院中酉初恭徽寧殿祖奠

初三日丑時

貞聖王后發軔

上步隨玄宮至南薰門

再拜哭辭

王世子步從至敦化門乘步輿陪後至迎恩

門外路祭所哭辭還宮曉陪

東宮至迎恩門外卯時還宮

初四辰時下玄宮

上望哭于涵仁亭

世子望哭于德

成閣午初

世子乘步輿出宮至迎恩門外幕次酉時迎

哭

虞主仍倍後還宮奉安于

徽寧殿

上行別祭

禮三奠三點

王世子攝行初虞五奠一點

王世子又攝行再

虞

初五日再虞病不仕進

初六日自去夜雨注終朝病不仕進承旨入侍以病狀陳達蒙
許遣

初七日三震

初九日四震

十一日五震

十三日六震

七月辛卯朔

初十日曉時入闕祭祖奠三隻爲祭路祭出幕華館黎朋
祭路祭而還

十一日終日陰仁元王后因山

十二日自丑至辰雷電雨注下巳後時雨洒下玄宮親行初

虞飯後出西郊西初迎哭

神輦先導入闕祭初虞三哭

還家

十音朝驟雨 親行再虞

十五雨達夜 親行三虞

十音夜雨 親行四虞

十九日 親行五虞

廿百 親行六虞

廿音 親行七虞

廿四雨 親行卒哭祭親祭班

廿五音祭貞洞大祥

廿六音朝風雨夜降

親行徹寧殿卒哭祭親祭班

八月庚申朔

初一日親行孝昭殿朔奠參親祭班

初七日差釋菜亞獻前判尹金漢喆司成任師夏爲初次獻
官朝入闕受香宿于泮中齋室

初八日曉將事即還

初十日送松皀于隋城汝源官次

十四日早發楸行晡時到山下松皀亦自隋城來會

十五日行祀以輸運屋材事留山下松皀還于隋

十六日留山下

十七日早發歷駒興歷鷗湖鍾時到家

廿三日巳時素也屬纊于大門外寓舍慘哉惜哉

廿四日暮兼行龍衣斂入于家中

廿五日暮入棺

廿六日朝過成服

廿九日追設 仁元王后患候平復連試取李宅鎮等十五人

九月庚寅朔

初九日松院自隋城還

士百設 東宮疾患平復科合以丙子別試取李在協等八人

十七日設重試取李基敬等七人

十九日吏叅金致仁叅議趙明鼎政副擬安邊府使李最中李顯重爲首末：望受點

廿日 上迎吊使于西郊

廿日 上幸館所

三十日 送客使于郊

十月庚申朔

初四日 曉發引中火板橋晡後到駟城邑內山下停殯于將
官廳晚第及李平煖從行主倅李以諧出見

初五日 季父自京來臨

初六日 未時下權汝源自隋城來見主倅亦出見

初七日 雨雪且山後來了留山下

初八日 早發晡後到家

初九日 送松院于水原

十四日終日或雨或止吏判李璋政未擬大諫成天柱安允行
爲首副首受點

十五日參徽寧殿望祭

廿四日雨參仙原致祭于白雲洞

十月己丑朔

初五日 上幸毓祥宮六日行時享還宮時歷臨彰義宮
初十日見差 懿陵冬至獻官早入涵仁亭祇受 親傳香
與資者司儀魚錫定謁者僕簿韓光載詣陵所兩參奉
李復奎韓光榮也

十日將事後黎明發還

十五日聞外兄伯新氏凶聞喪出于初七日也

十八日朝過外兄成服

廿五日行忌祀聞濟州內舅凶訃寔喪出於廿日也往哭于外
中所

廿七日朝往外中所成服

十一月己未朔

初九日親行徽寧殿練事

十百設柑製平素陽門外取李之晦洪啓謹

廿日呈掃墳呈辭得由

廿四日自去夜上候來寧藥院移直春坊朝遲問安

廿五日輟逢候

廿九日見差

懿陵享官朝受香出去司議魚錫定敦叅金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恒柱為寶謁

聖上三十四年戊寅

正月戊子朔

初百將事還家日朱明也

廿五日 上謁 明陵 幸弘陵

廿六日 幸昭寧園

廿七日 還宮出西郊祇迎後還家已三度矣

二月丁丑朔

十五日 參徽寧殿祥事班

十九日夜小靈早入闕掃墳下直

廿七日 早發樵行歷邑內新山晡後抵葛阡

廿八日 行節祀仍留山下

廿九日早發歷邑內而還

三月丁亥朔

十五日有不叅望奠人禁推之命現告三千餘人尋命重推而止

十八日叅案會于貞洞

廿三日行忌祀

廿六日親行孝昭殿練祀叅親祭班百官釋服

廿九日行忌祀

四月丙辰朔

初七日為習做業送字碗于水原

初十日早發樵行歷邑內晡到山下為營齋舍之計也昨始

開基汝源自水原送米一包及醢醬等物
十日撤屋材于案山下運入

十三日後木手二人始木事一則廣州人一則水原人

十四日得京信十日親行都政除右承旨家弟往復喉院以
病幸蒙遠云極可惶悚

十六日汝源又送米二包及將西藿新婦造送乾饌
十八日汝源自良才歸路歷見

廿日上梁

廿六日爲過明日慈闈壽辰發行入京

五月丙戌朔

初一日早發還葛阡

初五日雨至朝而止行節祀牲駒興行祀而還

初九日暮京信至有承旨持除之命座為右承旨

初十日朝發行還家午到家

十日甫拜直宿都承旨趙明鼎左李奎采左副李吉輔

右副安允行同副張志豐考算吏戶禮刑工兵酉時同捕

將具善德入侍于崇文堂前楹以校執得金鳳甲為名人

于坡州頗有可疑之言也亥時又同左相奎采右相申晚捕

將鄭汝稷國書後入侍于德成閣前楹曉鍾後兩捕將鞠

鳳甲于東營而來請對又入侍于涵仁亭東翼廊堦

下有羅人鳳甲令本府設鞠之命退出闕門已開矣

十有辰時親臨涵仁亭試到記儒生講經制衣述与都

承旨終日入侍五更罷仍留院中

十三日申時以禮房承旨入侍于崇文堂前楹仍直宿以親傳香時禮房有齋宿之新例也

十四日辰時入侍涵仁亭禮房以黑團領傳宗廟永禧殿

文廟儲慶宮香上以白袍祇送于階下仍親傳明陵弘

陵兩魂殿香禮房代房都承旨以淺淡服傳昭顯以後諸廟香此亦新例蓋自上難於偕告有此禮也又親傳

三處祈雨祭香仍命摘奸祈雨祭所即往三角漢江木覓

酉時入闕書啓仍齋宿以明日親行孝昭殿望祭也午李吉

輔遠洪得厚爲同副安與張次陞

十五日陪過親祭禮畢上還內露坐于涵仁亭東庭

命禮房八侍多下問羣之教賤臣仍奏曰頃有金淨朴祥
行職何官考稟之命矣考之金淨官刑曹判書朴祥
官通政而來詳止於何官也耶命左相入侍有金淨贈議
政朴祥贈正卿兩人俱不待謚狀贈謚之教黎明退去夜
出臨齋殿時洪得厚以病遠應教尹得養為同副辰時入
侍涵仁亭親傳毓祥宮仲朔祭香

十六日病不仕進

十七日仕直遣宰臣明日行再次祈雨

十八日仕

十九日仕

二十日仕遣從下臨明日行三次

廿百辰時 御內司備 親鞠金景躍三夏罷 命下本府
夏鞠親鞠時命臣留本院張志豐遠李長夏為同副
廿百病不仕進有明日農壇祈雨 親祭之命 承牌人齋
宿申時入侍崇文堂編次人具允明蔡濟恭同入親製祭
文

廿百 上以步輿出宮命百官陪到東郊先農壇再入侍于帳殿
廿百陪祭初還宮歷臨於義洞本宮已時還宮御明政
月臺引見吏批各司人直官還內時又入侍于賓陽門

廿百仕直都令趙明鼎移海西伯

廿六日仕午同禮判洪象漢率東郊農民入侍涵仁亭
魚錫胤為都令酉時公退暮有明日此郊 親行祈雨

之命承牌入齋蓋昨今雖雨而猶靳沛然故有是命
廿七日朝果：午後時：雨下人定時大霽數時行祭時
不雨而風吹甚亂禮畢暫雨辰時上以步輿出宮至
太廟前路 上降輿仍向廟俯伏口奏多有不敢聞之語
數食頃 乘輿前進到六曹前洞 命召小臣 下教
曰有俄者事而空過以來心甚不安承旨馳往 太廟奉審
前後殿而來奏臣即爲馳往 太廟同入直奉事俞漢
葛奉審無頃追到北郊行在日已未時矣即爲告來二
更同左右相及編次人具允明冒雨入侍于帳殿改 親製
祭文蓋始以祈雨措辭而雨既淫下故以報謝之意刪改也
退出看觴擦改祭文仍 陪祭天明 還宮歷臨毓祥宮

巳時旋駕踏上放典獄輕囚歷臨金吾御虎頭殿親問
應教洪景海注書洪鑰仍放輕囚未時還宮以明日親傳
香仍齋宿

廿九辰時入侍涵仁亭親傳香如十曾儀三更三點同編次
人具允明蔡濟恭八侍崇文堂親製明日孝昭殿書茶禮
祭文又書兩次祈雨祭獻官執事賞典傳教諸承旨亦有
半熟馬之賜仍陪出齋殿

六月乙卯朔

初一日親行孝昭殿朔祭禮畢又親行徽寧殿朔祭仍
御殿右齋室同編次人具允明入侍親製衣故趙相顯命致祭
文天明還內

初旨仕北郊動 駕時彰義門外祇迎館學儒生今日設科
臣以試所承旨辰時同試官右議政申晚弘文提學李鼎輔
大司成金善行司直洪梓司果李明煖文學具允鉦入侍涵
仁亭 御題田畯至喜賦儒生退出于明政殿遲仍 召賤
臣以小紙 下賜教曰與試官出去依此舉行可也展視之乃
擬本朝祈雨祭之官謝錫馬賜弓箴下方又書試官及政
院玉堂騎省上下番製進仍與諸試官退坐于明政殿後
製文未了就明政殿前受儒生呈券未半入侍退出收
券畢同試官入侍課次安東人金必元為魁直赴成初退
出呈應製券有明旨次對使大臣課次之命暮還家
初旨次對罷後 命右相同徐志修考課應製修撰洪良

漢三上提學李鼎輔右承旨尹東暹文學具允鉦爲三中大
司成金善行兵曹參議趙重晦佐郎李迪輔校理李錫祥
爲三下左副承旨安允行試官洪梓兵曹佐郎吳尚顯檢閱
柳叙五爲次上其餘九人以不書臣等之等字皆書連字
初四病不仕進

初五病不仕進

初六仕去夜 傳教提學李鼎輔豹皮大司成金善行虎皮

修撰洪良漢承旨尹東暹文學具允鉦貂皮笠耳掩賜給

三下以下各賜紙筆墨有差來時 命入侍涵仁亭 親製衣

明陵忌辰祭文命持出正書對曰祭文已依例正書以將親押故
已奉來于門外矣 命召香官及忠義奉祝文入奉亭中

教曰承旨看檢刀擦徽号以下而改書之予當見戶房承旨而來
矣仍步臨崇文堂引見都承旨承旨魚錫胤率東郊農民
入親問農形又命召列聖誌狀校正郎廳尹東昇趙惠
八對祝文乃改訖臣趨進告之教曰予且往矣承旨姑往陪祝
以待可也臣還于亭上少選上還臨亭中臣奉祝文前進
上覽訖將親押命取盥洗水臣進曰小臣惶恐而待罪禮
房故敢達矣親押与親傳香因是祭享事也以褰服行
之伏未知於義何如也上即教曰是也予固疑之而來之覺也
予當易服而出姑待之即為還入亭東翼廊御視事朕
還臨亭上臣奉祝以進親押訖香官奉出臣下階祇送訖
還上階未卒上教曰俄者上食時不遠且是晝茶禮既着

之服故於心自疑而因循未改矣承自言之極是矣予甚嘉之
不必更上自其處退出可也臣耶趨而出歸坐院中司謁踵
至以御筆奉傳敬受披見書右承旨尹東暹處大鹿皮
一張賜給仍以傳下教曰分付戶曹即爲舉行以明親
傳香齋宿

初吉辰初入侍親傳明陵忌辰祭香上親傳于涵仁亭
降楮祗送後仍隨後步出明政門送之還內時願命臣隨入
臣隨後入侍于崇文堂教曰馳往明陵奉審新舊陵
仍攬杆諸執事歸奏于真殿齋殿而歷路農形亦爲審
察以來可也承命馳往到昌陵店舍諸祭官方設午飯故
小憩隨往奉審兩陵後受諸執事舉案復路酉時入闕

告至子 齋殿已有編次人侍而自午已 下問小臣之面來
与否者三次云矣史官出來 命人隨入進伏 下問兩陵上莎艸
如何對曰小臣於甲子年 舊陵改封等時以本陵參奉
兼監後監董後事曾前則 陵上莎草年々有頃甲子
以後姑無莎艸修改事云而今日奉審則莎艸無枯損
處而本土間有如拳高突低陷處故莎葉亦隨而參差
不能齊整 新陵則莎草均齊短茂所見極精美矣
上曰其時以監後出六手對曰然矣 上曰然則本陵事
必詳知矣甲子年秋所載柏木今如何對曰 御種柏則
今頗長大而大抵紅箭門內丁閣左右柏木比前甚似稀疏
似是 新陵之後多有斬伐而然矣仍以莎艸及松木事多有

下詢又下問農形如何對曰沿路見途傍鋤夫問之則或
曰即今未移者三分一或曰居半所言不一而皆曰若於初
伏前得雨移種則可食半實矣小臣以聖上問農之意
布告而仍令及此時勿惰勿遊已移處鋤之未移處耕
之以待為雨下即移之計矣又屢下憂農之教命讀祭
物單子及祭官舉案戌時罷退
初九日病不仕進左副安允行呈遞

初十日仕直去夜達宵雨注今日雨時注時洒備局入侍有諸承
旨同入之命以將校正御製續常制也辰時都承旨魚
錫胤左承旨李奎耒右承旨尹東暹右副承旨尹得養入侍
于崇文堂右相申晚訓將金聖應禮判洪象漢廣留李喆

輔司直申晦刊判李益輔禁將具善復按使鄭汝稷司直
徐志修松留金致仁同入都承旨於頃日農壇親祭時以都憲
出南州授箋兩禁事 特罷編次人具允明趙明鼎蔡濟恭

陪進

御製校正本來時入侍同副承旨李長夏同入即有

右承旨入侍之命追入于崇文堂

命書李長夏特遑

傳教開政南泰會為都承旨申暉為右承旨余降左副鄭
存謙為右副尹得養降同副

十日仍直去夜又雨達寅淫下今日午前淫下午後陰濕謝恩

左副鄭存謙與李奎采為舅甥相避遑

特除蔡濟恭

右承旨皆晉降余為右副酉時同修撰洪良漢入侍崇文堂

書

親製衣奉昭殿告由文成初退謝恩右副房次吏戶禮刊

兵屯

十有病不仕進

十有病不仕朝雨洒有即日於義官行幸之命承牌入辰

正陪駕到鄉校涸於義官入侍行殿右承旨蔡濟恭先已

入侍書傳教月三講經改以晝講月三備局入侍改以次對矣

小臣入侍以歷臨主第事下教午初從駕到日城至第

酉末還宮問安而退

十四日仕辰時入侍涵仁亭親傳香午末出臨孝昭齋殿

將行親政出宮於明政月臺乘輿召編次人具允明命

讀昨日於義官傳教驟雨暴下食頃侍衛霑濕不成儀

御齋殿開政吏曹參判李昌壽參議洪樂性正郎李厚

達李正吾佐郎具允鉦兵曹判書李成中參判尹東度參議
趙重晦參知朴昌潤正郎朴相喆佐郎李海鎮吏房承旨南
泰會兵房承旨尹東暹檢閱柳叙五假注書尹景祖兼春秋
徐秉德入侍以疏淹滯之意縷下教李嘉遇登丙子耆老
科魁例付典籍耶陞資未經一官而為戶曹參議李山斗
以嶺南人為壽資未經實職而為五衛將移判決事李
泰和年十八登辛卯科尚未通清特除掌令兩銓差除
六十餘窠率皆此類至於既死而擬望者五六十人後十餘日

李泰和又

特除承旨

二夏罷退齋宿于內司僕

十五陪過

孝昭殿

親祭礼畢即齋出來行家忌今日

始行

大朝次對左副申緯以代房入侍以既名次對則當

備臺諫玉堂而不為 稟定有該房承旨特達之命

有病不仕洪名漢 特除右副承旨余陞左副家第以列

聖誌狀校正勞 命加資

十七日病不仕以月食齋戒不得陳書牌招不進

十八日病隨牌陳書早晚自隋城還

伏以臣猥廁喉舌之職效絲毫之裨居恒愧惧若無所

容日昨大朝賓對臣以兵房例當入侍而屬值式暇僚臣

替入該房 謹達臣忝倖進私心慚恐歷日靡措臣於伊日

若無故仕進則凡有郵責之降臣宜當之而今於代房被

譴之後獨自晏然是豈廉義之所敢出者哉區區自處之

道惟有一遠而已 荐召之下冒膺無狀短章自引仰干

崇聽伏乞

諒臣情勢遠臣職名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答曰覽書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十九日仕謝恩左副

二十日仕直行忌祀左承旨三度遠

廿日晨出呈初度呈辭給由聞鄭聖受以十六日喪逝于達城營下往哭虛位

廿日再度呈辭加給由東昇有承旨除授之命吏曹左承旨蔡濟恭右承旨尹東暹左副供名漢右副尹得養同副尹東昇東昇隨牌陳書畫講入侍承旨以尹東昇以親嫌陳書之意達之上旨吏曹以承旨有闕政稟問之中官以為尹東暹呈遠故有此除授中官事可嚴聞尹東暹

方再度加申云而雖一日間不可以第而遽兄尹東昇許遠
廿三日度呈辭隨達字
廿四政東昇又特除承旨朝往昇聖受成服

八月甲寅朔

初一日上謁明陵東宮隨駕到綠樊峴大雨暴注如傾
益且雷電至晝停所東宮氣不平徑為還宮朝明
雨勢少歇大駕前進四更還宮午後出西郊祗迎而
還雞既鳴矣

初八日早發楸行晚到山下

十五日行節祀

十八日時雨下發行還京

九月甲辰朔

十六日與晚第同柳景原見清潭入北漢西門宿重興寺

十七日飯後由太古龍岩登露積峯望白雲其臺由東將臺下見行宮飯于輔國寺從大成門出還家

十九日吏判李宗白政首擬大司諫俞彥民趙重晦為副末趙受黜

十月甲寅朔

十月甲申朔

十月癸丑朔

二十日自初十日 上候來寧藥院並直今日命輪直仍下

賞典慶幸

